

【泉城忆旧】

济南旧时的粥厂

□张稚庐

旧社会,济南贫苦百姓最难熬的日子是冬天,那时天气格外寒冷,朔风凛冽,砭人肌骨,穷人中不乏有家徒四壁的断炊之户。早晨一睁眼,破棉絮中横卧着两三个面黄肌瘦的孩子,灶下缺柴,缸内无米,冷冷清清……走在街上又常见衣衫褴褛的叫花子。看见过行人穿得阔气,赶快迎上前,跪地就是一个头,口中哀求道:“老爷、太太,可怜可怜吧!饿了好几天了,行行好吧!”冬天,这些穷人最悲惨了,饥寒交迫。天桥底下、北关、城门洞里年年都有冻死的饿殍,遂有善人奔走办粥厂之举。

粥厂,也就是无偿地施粥,让极贫的人来就食,免得奄奄待毙。昔年杆石桥外、东圩子门、南关火神庙等处都设过粥厂煮粥。这是冬天赈济的一种临时方法。设粥厂有两种形式:官、绅、省会慈善公所三者合办;私家独办。其中多是三者合办。腊月时施粥二十几天。私家富户施粥,不过偶尔为之,也就三五天,虽有慈心善念终难为继。每年设粥厂由省会慈善事业公所主办,此机构成立于清光绪初年,原为“广仁善局”,民国后改名。其督办、参事都由仁人君子出任。没想到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期,张宗昌祸鲁时,公所竟被“善虫子”——以“慈善”为名,中饱私囊者——把持。

约定俗成,粥厂里熬的小米稀饭须保持一定浓度,要“小米粒挂碗”。因经办人克扣了小米,最初几天粥还稠,后来粥稀了,甚至熬粥时加上食用碱以增黏稠。此事被“议绅”告到张宗昌那里,本来,张宗昌是一横征暴敛的巨贪,肉肥汤也肥,其手下沾点腥荤,毫不奇怪,可毕竟脸上挂不住,便声色俱厉地说:“一律枪毙。”督办、参事闻言大惧,赶忙走“太太路线”,此事遂息,不了了之。

当时,贫苦百姓共分三类:极贫、次贫、较贫。只有极贫者才能打到粥。其实,多半是流落街头的叫花子,还有因兵荒马乱,乡下活不下去,逃到济南的一些流民。他们要粮无粮,要柴无柴,天寒地冻只能去粥厂打些粥来苟延残喘。打粥须凭粥票,粥票由当地街坊上的“保长”发给。一个保长管辖二三条街,他最清楚在他的王国里谁是极贫户,有哪些“伸手大将军”及夫人(乞丐夫妇)住在他的“国土”上。逢上设粥厂的日子,先由保长填张“粥票”表,据此发粥票。若是遇上公道的保长还好,有的保长丧良心,极贫之户领不到粥票,不该领的人却得到了。如当年小梁隅首街曾有过一位姓沈的保长,外号“沈二麻子”,贪婪成性,无孔不钻。填表时他不放过索贿,赤贫之家能有何物供他嚼裹?送上一篮子萝卜,他竟也收下。住在破庙里的“陈疯子”编顺口溜道:“官家熬饭我得领,糊弄一冬是一冬。沈二麻子无钱请,卖了棉裤送棵葱。”

记得当年街坊上还有一位“程大少爷”也靠施粥过冬。本来这位少爷家有恒产,还开一织袜作坊,其父在世时,他就偷偷摸摸吸毒,屡劝不改,气得老子给他下跪磕头。其父日伪沦陷期病故,此时毒品在济南横行,有拉洋车的居然也学上吸两口。日本浪人卖的“白面”尤让瘾君子青睐,程大少爷如鱼得水,一份家业没多久就吸进五脏庙,以致一贫如洗。我少时犹见过这位少爷:骨瘦如柴,两肩高耸,目光炯然,不言不笑,一件灰旧棉袍,胳膊窝夹一黑盆子,手捏粥票,像鬼撵似的匆匆走过……

粥厂是临时的济贫设置,无固定地区、时间和场地。设粥厂都是由本街区善人选一宽敞之地,先搭起席棚,摆几张桌子,午炮响过,贫民排队领粥,老弱病残和抱小孩的妇女在旁边另设一处。我有一位老前辈,“七七”事变前,任过慈善公所的“议绅”,帮办过粥厂,曾不止一次叹道:“饥民的日子,那真是人间地狱!”如果靠打几天粥能活下来算是命大的,还有人等不到喝上粥就转乎沟壑冻饿而死。“天地不仁,以万物为刍狗。”让人家施粥来延续生命,实在是悲惨的事,可是人到绝境,又能有谁拒绝这“嗟来之食”呢?



【钩沉】

湮没的郭城与大明湖的诞生

□耿全



“一城山色半城湖”并非虚夸,大明湖成就了济南城一半的美。对于大明湖的存在,无论济南人还是外地人,都认为它自古以来就一直卧在那里,是自然而然的事。然而,举世闻名的大明湖既非天然湖泊,也不是人工开挖,而是受人类筑城活动影响所产生的。

史料中对大明湖记载的时间上限是北魏,郦道元所著的《水经注》里第一次提到了今天的大明湖水域。那时候的大明湖被称为“历水陂”,面积非常小。在魏晋南北朝时期,济南有东西两座小城池,一座是相当于后来明清府城西南角的历下古城,一座是位于明清府城东南角的东城,最外又有一道郭城,这个外郭范围则大致与后来的明清府城墙相当。今天大明湖的前身历水陂,就位于历下古城的正北、东城的西北,大致相当于今天大明湖水域的西部。

《水经注》里有这样的记载:“湖水(今五龙潭一带水域)引洙东入西郭,东至历城西而侧城,北注陂。水上承东城历祠下泉,泉源竞发。其水北流,迳历城东,又北,引水为流杯池,州僚宾燕,公私多萃其上。分为二水:右水北出,左水西迳历城北。西北为陂,谓之历水,与洙水会。又北,历水枝首受历水于历城东,东北迳东城西而北出郭。”历水陂的水源有两处:一支是引洙水入西郭,顺着历下古城北注历水陂,洙水在这里形成了两条平行北去的水道;另一支,出自东城的历水,于历下古城东门外北流,干流过流杯池往东北方流去,又分出一支西去,至历水陂与洙水汇合。东西两条水路,在自然的水系间又形成一个河套,是非常不自然的。更奇怪的是,洙水支流与历水支流都是流向历水陂的,是一个死水路,所以这绝不是天然形成的,它的形成是人力所为。

显而易见,《水经注》里所记载的这个奇怪水路,就是郭城建筑之前,由人工开挖的护城水路,起着类似郭城的功能。古代的外郭,一般常见两种形式:一种是“回”字形,即外郭包围着内城墙,城池在郭的中心或一角;另一种是“日”字形,城池在一侧,郭城在另一侧。笔者根据《水经注》推测出的这个河套水路,就是最早的“日”字形外郭壕沟,其比例符合《孟子》所言的城郭三七之制。对于这条护城壕沟的存在,史书上没有任何记载,更谈不上挖掘时间的记载了。历史上看,历下城在很多时候都是地理要冲,是去往齐地中心临淄的必经之地,战国末,秦末历下邑都曾长期屯兵,修建外郭城供屯兵置民是极有可能的。这段人工水路北段的积水就是历水陂的雏形,大明湖的历史就是从这条湮没的护城壕沟开始的。

魏晋时代,济南曾构筑外郭城。具体建筑年代,最早约在晋永嘉年间(307~312)郡治由东平陵移历城之际,最晚约在南朝宋元嘉九年(432)侨治冀州前后。这道郭城建筑之后,最早的人工壕沟成为城内水道,积水流逐渐北泛,聚积在北郭墙下,日久宣泄不通,扩大形成了历水陂。到了唐代,大明湖的水域有所扩大,但仍局限于古城北偏西。杜甫《同李太守登历下古城员外新亭》诗中有“隐见清湖阴”句,原注是“亭对鹊山湖”,却不说正对历水陂。李邕《登历下古城员外新亭》诗中有“负郭喜粳稻”句,新亭处可见郭内稻田,而不是现在的大明湖。唐人的其他诗文也未提及历水陂,可见大明湖水域在唐代仍然不



【影像老济南】

民国济南的打水人

□撰文供图

阿雍

济南虽是泉城,但并不是家家户户有井可直接取用地下水。民国时期,伴随着外来人口的增多,打水送水成为一个有众多劳力从事的行当,自家院里没有水井或者只有潜水井的中等以上住户,一般会花钱雇职业打水人往家里送水。一般打水人都是就近找一个水量丰沛的名泉或泉井取水,如西门附近的都到杜康泉去打水,十亩园一带的人,都到黑虎泉打水。由于那时候护城河里水源洁净,东门附近也有到护城河取水的。

图为1937年,东门外护城河边的打水人照片。图中放着两辆木轮手推水车,一个打水人正往水车里倒水,另一个打水人则正在水边用扁担往上挑水。水车旁边正是高高的城墙。

